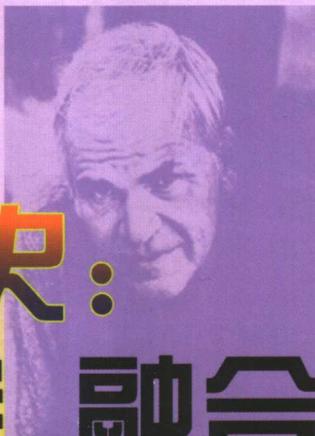


■李凤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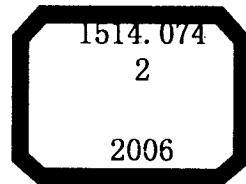
诗·思·史： 冲突 融合

——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

SHI SI SHI:
CHONGTU YU RONGHE



商務印書館



诗·思·史：冲突与融合

——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

李凤亮 著

商務印書館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
李凤亮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5088-X

I. 诗… II. 李… III. 昆德拉, M. — 小说—文学研究

IV. I524.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97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的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的资助,特致谢忱!

诗·思·史:冲突与融合
——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

李凤亮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瑞 古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5088-X/I·127

2006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2
印数 4 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序

丙戌年春节前，凤亮送来即将出版的《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一著的书稿，请我作序。这是凤亮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成果，前前后后打磨了近十年。古人云：“十年磨一剑。”看着眼前的书稿，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凤亮是1996年考入暨南大学跟我读硕士的，之前他曾在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过两年。较好的学术基础，使他不久即从同级研究生中脱颖而出。我现在还记得他第一学期修我的“文艺学专题”课写下的课程论文《功能·尺度·方法：文学批评何为？》很快就被《暨南学报》刊用，随即又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从这篇近2万字的长篇论文，很能看出凤亮读书求学的特点。一是勤奋，肯下苦工夫。当时我们只是选讲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但凤亮从中捕捉到一些问题，就不仅把这本书啃了两三遍，还找来韦勒克的《批评的概念》、《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近代文学批评史》及相关研究论著来读，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一篇论文他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二是聪慧机敏，善于捕捉问题，在钻研时讲究方法，不死钻牛角尖。勤奋而又善思，不仅令这篇论文显现出了相当的深度，而且也使他在硕士求学期间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治学基础。两年后，他便因成绩优异而获准提前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广泛阅读了专业理论书籍，在专业

基础、理论思维及学术意识等方面都有了更为长足的进步。他把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深加钻研，成就了一篇篇好文章，有不少独著及合著的论文还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影响较大的学术刊物上，并出版了《对话的灵光》等学术编著。“独善其身”的同时他也不忘“兼济天下”，服务师生，他在读博期间担任了校研究生学术研究会的会长，组织了不少有声有色的学术活动。由于他在学业和社会服务两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毕业前获得了广东省“南粤优秀研究生”及第六届“全国三好学生”荣誉称号。据我了解，1993年凤亮读大学时，就曾被表彰为第一届“全国三好学生”。身为导师，我为他的品学兼优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常拿他的精神来鼓励后来的研究生，师弟师妹们也总把他当作求学的榜样。

博士毕业这几年来，凤亮一直没有松懈。他把求学的精神用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短短5年里取得了一系列好成绩。先是去中山大学随程文超教授做“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后来申请并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基金等三个高级别的青年科研项目，同时参与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他把很多年轻人用来游玩娱乐的时间用在读书治学上，勤奋一如既往，而学术思维更加活跃，近5年内积累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沉思与怀想》等论著、合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参与主编《思想文综》学术集刊，并在报刊杂志发表了一批文学评论和随笔，获得“广东省文学评论奖”等3项学术奖励，成为省内有影响的青年批评家。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他还承担了不少学科建设事务和一定的行政工作，其敬业、奉献和才干得到了同事们的称道。几年来，他先后被遴选为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十百千工程”、广东省高校人才“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并被推荐为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候选人，显示出管理部门对其学术业绩和工作精神的肯定。

在 20 世纪末的世界文学版图上，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称得上是一个“异数”，对其人其作的接受所构成的“昆德拉现象”从西方弥漫至中国，几度成为文学界热议的话题。早在大学读书时，凤亮就对这位当代小说巨擘的作品发生兴趣，并在毕业前发表了有关这位作家的研究论文。他多年坚持跟踪研究，逾十载而不辍，积累了一批昆德拉研究的成果。可以这样说，因为十几年不懈的努力，他已成为目前国内关注昆德拉较早、追踪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丰的青年学者之一。早在读博士之前，他就以徐州师范大学助教身份获得过江苏省“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立项资助，课题正是“米兰·昆德拉小说文化系统研究”。因此当他后来考虑以“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为题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欣然表示同意，还就论文结构、研究方法等问题与他反复推敲。“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他潜心研究后拿出 20 余万字的博士论文时，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这篇博士论文，凝聚了凤亮近 10 年的心血，从材料、方法到观点，均有不少创新之处。这从一些学者的通讯评议中能够看出来。如曾繁仁教授指出，“本文取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新视角，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理论同其创作实践一起综合研究，带有创新意义；所得出的昆德拉小说诗学所包含的审美存在论诗学与复调小说智慧以及预示未来小说更加自由交流开放多元等等，都具有相当深刻性”。朱立元教授认为，“作者以现代性视野，吸收了当代西方哲学、美学、文论思潮中诸多有价值的观念、范畴、命题等，有创造性地探讨昆氏诗学的几个重要维度。……论述较充分地体现出作者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开阔的理论视野，对对象的思考和研究具有独创性”。赵一凡教授指出，“论文资料翔实，论题细密，评价公允，是当下比较周到的一部昆德拉专论”。谢天振教授说，“本文尽管是一篇探讨米兰·昆德拉的

小说理论思想的论文,但是没有局限于通常那种纯粹描述、归纳、介绍的研究模式,仅仅关注于对作家小说理论思想的总结,而能站在一个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者的立场,从昆德拉小说诗学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和批评形态多方位地开掘其小说理论思想”,是“一篇相当出色的文艺学博士学位论文”。程文超教授认为,“论者理论视野开阔,知识面广,有较强的研究能力。论文结构谨严,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理论深度,是一篇杰出的博士学位论文”。林岗教授认为,“关于昆德拉的小说与理论,亦有散见的评论,但中文范围内还未见有如此集中的讨论。论文能将作品与理论对照探讨,见解允当,论证也比较周密,看得出作者是经长时间的研究,搜求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所以论文的基本观点是很有见地的”。王杰教授指出,论文“对昆德拉小说的文化精神、社会背景、美学价值以及在西方小说史上的地位都作了较为中肯的分析和评价,特别是对昆德拉小说的哲学含义和政治功能的分析,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深度,对国内小说理论的研究和文化诗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凤亮论文答辩时我因事未能在场,后来几位答辩委员不约而同跟我提起凤亮答辩时的表现,称道他对题目的熟谙、钻研的系统和深入。饶范子教授后来在为凤亮《沉思与怀想》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对其昆德拉研究给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诗·思·史:冲突与融合》“是一篇很有创意和学术深度的论文……作者在对昆德拉大量小说与小说评论进行细读的基础上,提出了昆德拉小说诗学的概念,并从诗、思、史三个维度做出了有新意的现代阐释,不仅揭示了昆氏小说诗学的主要特征,而且对小说诗学现代化路径做出了有启示性的论述。论文运用跨学科、多视角的方法,以诗、思、史互证的论述架构和研究模式对研究对象进行透视性考察与整体性思考,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与突破”。当然,凤亮也从各位学界前辈那里听取了不少有价值的修改建议,因此虽然当时论文已较为成形,但他并未急于将之出版。博士毕业

留校工作一年后,凤亮又以“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为题申请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外国文学)的资助,对这个课题做了更深入系统的钻研。这本书正是该项目最终的研究成果。

这部书稿较之当时的博士论文,内容及篇幅上又丰富了不少。书中具体论述和观点是否允当,读者自会作出判断,我这里想就书稿的写作思路谈几点看法。在我看来,这部30余万字的书稿,体现出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贯彻从文本出发的研究思维,强调个案研究中的诗学发现。凤亮的专业是文艺学,也就是文学理论。这些年来,文艺学界尤其是一些青年学者中有一种不太好的趋向,就是重理论而轻作品,理论谈得天花乱坠,但文学作品却未读过几部。凤亮不是这样,他一直非常重视作品的阅读,强调理论探讨与文本分析的结合。这部书稿是一个个案研究,却不拘囿于个案,而是善于从昆德拉这独特的“这一个”中发现一些深层次的诗学问题,对其加以诗学分析,得出某些有价值的诗学结论。这种研究思路,在文论史上不乏先例,其中,俄苏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的两部代表作就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凤亮对巴赫金颇有心得,显然是受了这方面的启发。

二是视野开阔,重视与文学实际的结合,强调对实践的指导。这部书稿是昆德拉小说诗学论,却并未“就昆德拉论昆德拉”,而是把昆德拉放在当代西方文学尤其是小说史版图上加以观照,从昆德拉入手,透视性地认识和解读当代小说诗学所处的现实情境,延及当代叙事学、小说文体学、小说文化学等领域。通过对昆德拉小说理论、创作与批评的综合分析,凤亮考察了叙事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在知识及思维方式上的内在联系及其在当下与未来写作中的反映,以及这一联系对革新和开放小说文体的方法意义,试图揭示出人类既有的人文知识和思维方式在小说中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方式途径,始终不离这样一个话题——“当

代小说向何处去”。应该说，这个问题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相信对于当代小说的创作及叙事理论的研究，都能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三是注重方法论，注重资料积累，注重研究的系统性、规划性。成功的学术研究，往往都有些规律可循，比如它常建立在学者对某个话题长期、持续关注的基础上，形象地说，做学问就像“打井”，挖得越深，水也就越甜。凤亮的这部书稿，不是一日之功，而是建立在一个系统的研究规划基础上。据我了解，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关于昆德拉的论文以来，凤亮一直没有中断对昆德拉的研究，兴趣始终围绕在对昆德拉小说诗学的跨学科研究上，注重从多个角度对其加以阐释。先是出版了对早期昆德拉研究情况进行总结的资料汇编《对话的灵光》，接着发表了研究昆德拉生平与创作的评传《昆德拉：诗意存在的沉思者》。在上述生平资料和研究现状总结的基础上，他从诗、思、史三维切入，展开对昆德拉小说诗学的系统研究，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到中国翻译界“重译昆德拉”的行动中，并倡导译介国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昆德拉研究界的学术对话。凤亮这种将作品编译、资料整理、评传写作、国外研究成果译介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做法，反映了一种相当扎实也较为成功的研究思路；扎实沉稳的学术研究，正应有这样一种综合的、系统的研究规划，有一种持续的、深入的关注。在当代这个被昆德拉称之为“极速”、一切都被迅速“简化”的社会，凤亮的这种研究方式无疑需要一种“慢功”，需要一种执著的坚守，现在看来，凤亮不仅坚定地守了下来，而且成果累累，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他的昆德拉研究论文，有20余篇分别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国外文学》、《译林》、《小说评论》、《南方文坛》、《社会科学战线》及一些高校的学报上，便是无声的证明。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不仅奠定了凤亮最初的学术生长点，为国内“昆德拉学”的建构创造了基础，而且

还使他从这种比较诗学研究中生发出批评理论研究的相关课题,学术路子越走越宽。我想这对于其他的青年学者,也有着不小的启迪吧。

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看作人生的三大至乐之一,我想是很有道理的。我一直在大学做教书育人的工作,看到有潜力的青年学人的成长,每每有一种无以比拟的喜悦。凤亮正是我这些年指导的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他在刚过而立之年就取得了同龄人中十分突出的成绩,我一方面感到骄傲,同时更对他寄予厚望,那就是:为自己树立更高的标尺,沉潜治学,精益求精。记得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我从华东师大博士毕业时,恩师王元化先生就曾以这样的话来勉励我,希望我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一些。近 20 年过去了,我自己也到了天命之年,似乎更能领会元化师寄语的深意。学术事业薪火相传,它是清苦的,却也是神圣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相继前行,不断攀越一个又一个极顶。这部书稿是凤亮青年时代学术的一个代表性成果,在其付梓之际,我把上面的寄语也同样给他。凤亮其学也优,其路正长,我寄望于他的,也正是我的恩师对我的寄望。

蒋述卓

2006 年 2 月于暨南园心远斋

目 录

序	蒋述卓
1. 昆德拉热:世纪之交的阅读现象	1
1.1. 米兰·昆德拉其人其作	2
1.2. 解读与误读:昆德拉在中国的传播	9
1.3. “昆德拉热”的多重隐喻色彩及诗学研究价值	18
1.4. 理论目标、论述结构及研究方法	24
2. 复调叙事:文体、结构与话语	40
2.1. 复调:音乐术语与小说观念	41
2.2. 显性复调:文体杂糅与视角变换	51
2.3. 隐性复调:旋律变奏与时空轮回	69
2.4. 对话与狂欢:复调叙事的动因诠释	80
3. 幽默叙事:小说叙述的审美观照	85
3.1. 幽默:喜剧心理与美学意味	85
3.2. 小说与幽默:联姻的背后	90
3.3. 智者之笑:小说之思·美学之辨·生命之悟	101
3.4. 幽默小说:历史遭际与未来使命	111

2. 诗·思·史:冲突与融合

4. 隐喻叙事:诗性智慧与叙述策略	118
4.1. 隐喻:修辞概念与诗性精神	119
4.2. 题旨隐喻:遗忘与记忆的变奏	130
4.3. 结构隐喻:思想与音乐的交响	141
4.4. 移民作家:创作主体的心灵变迁	153
5. 叙事与言思:存在视野中的诗思对话	167
5.1. 诗·语言·思:诗人哲学家的存在意识	168
5.2. 遮蔽与敞亮:“思想”道路上的小说	176
5.3. 小说:关于存在的诗意图沉思	190
5.4. 悖谬与错位:存在小说的生存论基础	208
6. 叙事与述史:多元重合的精神空间	214
6.1. 历史:概念的二重性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215
6.2. 历史境况:在复杂与简练之间	222
6.3. 政治与性爱:公众视角与私人情境	240
7.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	255
7.1. 小说观:概念·形态·品性	256
7.2. 小说史观:连续性的精神空间	264
7.3. 小说史论:小说进入“第三时”	277
8. 开放性的结语:小说的未来	295
8.1. 审美存在论:昆德拉小说诗学特征的归结	296
8.2. 小说的智慧:怀疑态度与相对精神	301
8.3. 小说的未来:走向对话与开放	304

主要参考文献 314

附录：

米兰·昆德拉及其在中国的命运

——米兰·昆德拉作品早期中译情况述评 322

接受昆德拉：解读与误读

——中国读书界米兰·昆德拉研究述评 339

昆德拉，走在“遗忘”的途中 362

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目录 372

后记 402

1. 昆德拉热：世纪之交的阅读现象

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20世纪中国本土的汉语写作，一直是在同域外文学的交流中衍生并发展的。先是俄苏和东欧等“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文学，激荡起国人的心中久积的启蒙与救亡愿望；再就是欧美各种现代派的手法，引发了中国文坛的种种尊崇和效仿。然而，20世纪末的20年间，真正激发出中国作家学习兴趣的，还是来自经济并不发达地区的南美与东欧文学。这其中显然有不少较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中国文学在一个世纪中走完了“革命”、“审美”和“解构”这个“三部曲”，尽管这一过程有时伴随着不少生硬的移植和过激的偏颇。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对域外文学的借鉴史，始终都在“艺术—非艺术”的天平上寻求着制衡：一方面，从社会政治角度着眼，有着艰巨变革使命的中国民众希冀文学发挥其现实功用，记载下他们追寻希望的轨迹；另一方面，就审美而言，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国运的变折，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坛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颇令这一“诗国”的民众无法平息内心的愧憾。或许正是因为这两个主要缘由，使得社会情况与文化心态同中国颇为近似的南美与东欧文学，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首要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和当代先锋小说的积极践行者、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遂先后成为近 20 年间最受中国作家瞩目的两颗巨星。^① 前者凭借“立足拉美本土、有机吸纳西欧”而取得的世界性影响,给探索民族文学世界化道路的当代中国作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总体策略启示;而后者对民族发展道路的理性反省与基此对于人类存在境况的深层剖析,恰恰迎合了中国作家的某些认知需求:在历经“文革”之后种种痛苦的呐喊、反思、倾诉而仍不能有效批判这一民族文化浩劫的苦恼中,昆德拉面对同样境地时的睿智批判与幽默笑声似乎不失为一剂良药;至少,它体现出某种超脱褊狭世俗体验、立于哲学思辨之维的诗意叙事优势。与马尔克斯相比,较为相似的个人经历与社会处境使中国作家更为认同昆德拉对现实生活的这种诗意提升,因为拉美的那种神话与现实交织的魔幻世界毕竟距离我们太远了,不如昆德拉所处的环境让我们感到熟悉。

1.1 米兰·昆德拉其人其作

1929 年 4 月 1 日,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②第二大城市布尔诺(Brno)。似乎冥冥中早有定数,愚人节出生的昆德拉注定要

^① 日内瓦国际书籍报刊沙龙发起单位之一的瑞士《周报》曾邀请世界各国的 18 位文学评论家写出“健在的十大作家”的名字,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分列“健在的最伟大作家”第一、二名(《文学报》1996 年 5 月 30 日)。

^② 捷克的疆域与国名屡遭迭移。1471—1526 年,捷克由波兰雅盖隆王朝统治;1526—1918 年,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达四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民族摆脱奥匈统治,于 1918 年 10 月 28 日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38 年 9 月 30 日《慕尼黑协定》秘密签订后,德国出兵苏德台,次年 3 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国土,将捷克分裂为斯洛伐克国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直至 1945 年 5 月 9 日,在苏联红军帮助下,捷克才获解放,成立了联合政府;1948 年 2 月,捷克共产党取得执政权力,完全实行“苏联模式”。1968 年“布拉格之春”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镇压捷克的民主改革运动。1989 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以哈维尔为首的改革派上台执政;1993 年 1 月 1 日,国家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

为命运所愚弄,历经一番富有传奇色彩的生命旅程。

昆德拉从小就受过多方面的艺术熏陶。他广泛阅读世界各国文学名著,对现代艺术尤其是音乐产生浓厚兴趣,这与他的家学渊源及民族文化传承密切相关。昆德拉的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Ludvík Kundera)是一位著名的钢琴家、音乐教授,曾任布尔诺音乐学院院长。昆德拉4岁起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钢琴,10岁起开始创作诗歌。他十三四岁时,正是“二战”烽火连天的岁月。为了显示对犹太作曲家朋友瓦可拉夫·卡普拉尔(Vaclav Kapral)教授的支持,也为了不愿让战争耽误了对“神童”儿子的音乐教育,昆德拉的父亲把他送到犹太作曲家那儿去学习作曲。犹太作曲家的音乐思想及人格力量对昆德拉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时隔50年,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总结自己的小说创作观念时,还把上述的音乐学习经历当作自己小说创作的一个艺术动因而明确揭示出来。

地处欧洲中部的捷克常常成为东西方各种思想浪潮交融汇合之所。20世纪初,现代艺术在捷克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而从20年代开始,它更与前卫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1947年,昆德拉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共开始全面执政的1948年,昆德拉从布尔诺市立中学毕业,来到首都布拉格,进入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查理(Charles)大学哲学系,同时在文艺家的摇篮——布拉格高等电影音乐戏剧艺术学院(简称布拉格艺术学院,也称布拉格电影学院)进修电影写作与导演。在哲学与艺术的并行中,昆德拉选择了后者——他在哲学系的学习时停时续,未能毕业,倒是对诗歌创作情有独钟。大学期间,昆德拉被当局视为喜欢“标新立异、突出自我的诗人,不守本分的党员”,在党的意识形态部门里注了册。1950年,他脱离捷共,并离开布拉格艺术学院。两年后,又回该校任教,自此致力于电影和文学。1956年,昆德拉恢复捷共党籍;1958年,昆德拉毕业于布拉格

艺术学院电影专业,任该学院世界文学副教授。人在历史中前行,米兰·昆德拉在很短时间内拥有了同时代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的经历:“热烈而盲目的激情爆发、理想的破灭、被校方开除、反对现行制度尤其是文化政策”。青年时代的昆德拉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变革欲望,在艺术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他创作诗歌,出版了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1953)、叙事长诗《最后的五月》(1955,取材于捷克著名作家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爱情诗集《独白》(1957);他编写剧本,曾在 14 个国家演出的《钥匙的主人们》(196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剧作;他发表评论,论述捷克进步作家弗拉迪斯拉夫·万丘拉(Vancura,1891—1942)的专著《小说的艺术》(1960)是其早期评论的主要成果,虽然尚不成熟,但初步显示出作者的美学抱负、艺术视野和独特见解。年轻的昆德拉还搞过绘画,干过作曲;在捷克新潮电影积极探索、率先在世界上打开局面的潮流中,昆德拉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正像昆德拉本人所讲的:“我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发展着自己——寻找我自己的声音,我自己的风格和我自己。”^①而在这一时期的摸索中,音乐一直比文学更能引起昆德拉的兴趣。直到他 30 岁(1959)左右开始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时,昆德拉才确信找到了自己。从那以后,小说便成为昆德拉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一直不断地发展下去。小说使昆德拉声誉鹊起,也让他尝尽了人生的艰辛。

对于昆德拉来说,1967 年是富有命运转折意义的年份。就在这一年夏天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身为主席团成员的米兰·昆德拉率先发表了一通言辞激烈的演讲,在这篇题为《论民族的非理所当然性》的演讲中,他竭力批判捷克的现状:“我们的文明平庸而病态;它不是活着,而只是长存着;它不开花,而只是在长高;它不是大树,

^① 露意丝·奥本赫姆:《米兰·昆德拉访问录》,段怀清译,《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